

毛晋代丽江木增刻书略述

郑伟章

毛晋汲古阁刻书声名远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事,是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增,亦尝不远千山万水,派人至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慕名来寻汲古阁主人毛晋代为刻书。陈瑚云:“至滇南官长,万里遣币以购毛氏书,一时载籍之盛,近古未有也。”^①更有人吟诗津津乐道,如杨补有诗云:“购求万里走南北,问奇参秘来相率。”王登朝云:“万里购书尝遣币,一经遗书是生涯。”(以上诗句均引自张宗芝、王汝辑《以介编》)这说明,毛晋汲古阁代云南丽江木增刻书,洵非细事。故拟在近年来蒐聚汲古阁刻书、藏书、抄书、校书等史料的基础上,对此历史事件略述如下。

一、为木增刻《华严忏仪》

毛晋崇佛,曾刊刻佛经,并数次前往寺院听高僧讲经。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三日,毛晋在苏州华山寺听经会上见到了木增的使者,接受了为木增刊刻《华严忏仪》的请求,到崇祯十四年四月八日,经过一年的努力,《华严忏仪》四十二卷顺利刻竣^②。毛晋《野外诗卷》所载《送法润禅师载〈华严海印仪〉还南诏》小引云:经释读彻(字卷雪)介绍,毛晋“欣然鸠工庀材,经始乃事。越岁辛巳……迨工人告成,……一时远近缙素詫为奇特,闻风随喜者,陆不停轮,水不辍棹,至法润师南旋之日,焚香献花者,棋布于隐湖之干。庶几他日沂泝源,登雪山,访白水道人与法润长老,共披十万之正文,不为生客矣。”^③

我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得见日本续藏经本《华严忏仪》四十二卷。该书全名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遍礼忏仪》,附《华严海印道场九会请佛仪》一卷,简称为《华严忏仪》。每卷卷端署:“唐兰山云岩慈恩寺护法国师一行沙门慧觉依经录;宋苍山载山寺沙门普理补注;明钦褒忠义忠荃四川布政佛弟子木增订正;鸡山寂光寺沙门读彻参阅;天台习教观沙门正止治定。”

①陈瑚:《毛潜在隐居乞言小传》,《确庵文稿》卷十六。

②参黄李初:《明代出版家毛晋与云南丽江木增的交往》,《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年第1期。

③毛晋:《送法润禅师载〈华严海印仪〉还南诏》小引,《野外诗卷》,第12-13页。陈瑚编《隐湖唱和诗》卷上亦载,互有文字出入。本文引自前者。

又每卷末署“钦褒忠义忠荃四川布政云南丽江佛弟子木增；同丽江知府授参政男木懿；应袭孙木靖及诸子孙太学生木乔、木参；生员木宿、木櫟、木枬、木栳、木极、悟乐等各捐净俸延僧命役敬奉”。

卷一末和卷四十二末接上述署名之后，尚有一段重要说明性文字云：“《大方广佛华严经三昧忏仪》一部，共四十二卷，六十一册，直达南直隶苏州府常熟县隐湖南村笃素居士毛凤苞汲古阁中，鸠良工雕造，起于崇祯庚辰孟夏，终于辛巳莫春，凡一载功成。今置此版于浙江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祈流通诸四众，历劫薰修，见闻此法，永持不舍。所愿一乘顿教，遍布人寰之有，群生俱明性海者耳。”卷四十二末接下尚有“赍经僧系鸡足山悉檀禅寺比丘道源、玄契等”。而卷一末则无此说明。关于道源、玄契，查康熙间《鸡足山志》无二人小传。

这段文字清楚说明汲古阁毛氏代刻印完此经四十二卷后，将书及书版置于嘉兴府楞严寺藏经阁，成为人们所熟知的《嘉兴径山藏》的组成部分。经查《嘉兴藏书录》，其“续藏经”部分第十五至十七函，即为汲古阁代刻之《华严忏仪》四十二卷，但已从六十一册装订为二十四本，并附《华严海印道场九会请佛》一卷。注明“明释木增订正捐赀”是不准确的。因木增从来未用过“释木增”的署名，而是“佛弟子木增”。

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之《嘉兴大藏经》之续藏经第15、16册收入此经，卷一末尚有一牌记，至关重要，亦录附于此：“南中木道人栖志林泉，雅好净业，每逢经忏，留意搜寻。一日，于叶榆崇圣寺中得《华严海印道场礼忏仪》四十二卷，传自大唐一行沙门所录。但大藏中未见载入，惟据父老传说，因大唐兵燹，有禅师普理传来付在寺中。第其中字句间有差讹，文意间有未接。余生天末，识见不敏，不敢僭为参订。兹欲将《华严经》全部辑入其中，刊传于世，敢以仰质高明，弘慈改正，共成济世津梁，同证菩萨觉路。”

国家图书馆藏本该书首有钱谦益序、毛晋序。序文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正文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宋体字，刻印精美。但书口上端刻“支那撰述”四字，似可判断该藏本并非汲古阁原刻本，而系日本刻经处仿刻汲古阁本。因钱序、毛序两序关系文献甚巨，录附于下：

钱谦益《华严忏法序》云：“《华严》之为经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晋，广于唐，于是有实叉难陀之译，有清凉国师之《疏钞》，有李长者之《合论》，有杜顺和尚之《法界观》。千年以来，薄海内外，顶礼而捧诵者，无虑万亿，不可说转。而《华严忏》独后出，其制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鸡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丽江郡世守木君也。”“忏之制于一行而传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于龙首而藏于鸡足，闳于叶榆崇圣而显于木君，皆有数存乎其间，无可疑者。此而可疑，则《华严》之出于龙宫，传于于闐，亦可疑矣。地越澜沧，星分钺燿，藏弃于深山古寺，固已深于禹穴而神于唐多矣。圣典所在，诸天护持不离，纸帛可使坚如金石，又何散佚腐败之足虞乎？圣天子圣轮御世，崇信大乘，方以华严法界含摄群生，而木君表彰忏法，实维其时。时节因缘如宝罗网，交光摄

人，惟天眼佛眼，为能知之。木君世笃忠贞，保釐南服，济世润生，一本华严行门。先刻是经《演疏钞》，翻印三藏，总持宣布，浩如烟海。今复流通忏文，与《疏钞》、《合论》并传震旦。佛法付嘱国王大臣，岂不信哉？是经不可思议，忏亦不可思议，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议。聚沙居士见作随喜，遂盥手援笔而为之序”^①。未署崇祯十四年辛巳，而无月日。

毛晋所撰之《华严经海印道场忏议序》，为潘景郑先生编《汲古阁书跋》所漏收，亦摘其要录如下：“乃躬逢圣明，正盛弘方广。而迹淹草莽，亦甚有奇缘。十年发愿，初镌刻以告成。（笔者按：指自天启六年发两大愿，愿刊《华严经》。崇祯四年长跪吴郡开元寺石佛前求宋本开雕。至十一年十月十五时刻成并撰序，前后约十年。）万里来人，复赍持而下讯。问其方所，则云来自天末滇南；叩以指麾，则云主于木公无妬。启函而读，知为杂华之忏仪，依经而录，乃是一行之撰述。其为式也，分布四十二响，表征位于前附后荼，题云海印道场；明取则于发光现影，依普贤之十愿，该龙藏之全文，正救世之津梁，烁昏之如意也。秘于古刹，何历兵火而犹存，出自今朝，固知因缘之存在。生白木增者，雪山香象，丽水珠玉，弃荣堪揖庞公，檀波洋溢，传经可方猛龙，教晦翻腾，是以沙劫良田，一朝奇汇。凤苞虽衍谋面，久属知心，乃不弃荒愚，俾参得失，寄怀金帛，欲梓流传，猗欤盛哉，天邪，人也。予方怅群经之有忏，独《华严》而无闻。岂意千载，先有同心，不觉一时争为合掌，遂以百万雄文，促其半载竣业，法流寰宇，版贮江南，遂使人此门者，烧香散华，即识二者之相貌，低头举手，咸植千佛之远因。善财之烟水百城，何须遍访弥勒之庄严楼阁，弹指忽开，顿觉本成，无烦尘劫，何有于山河大地，总是法身，不碍夫芥子须弥。融手妙性，重重尘刹，掌果宛然，浩浩天人，针锋遍现，此皆剋期证入，岂属侈语夸人？果尔，则尚有何法以当前？何罪而可灭耶？始知四十九年说，已属不如不是，何况四十二响之仪，犹为可著可取。是今日优昙之现，正为脱后之果，成兹方梨枣之传，亦为住前之筏，喻予樗昧无知，罕窥秘奥，当兹盛事，勉尔濡毫纪胜云尔。辨册岂敢。时崇祯十有四年岁在辛巳孟夏浴佛日虞山佛弟子毛凤苞薰沐顿首谨序。”末钤“毛晋字子晋一名凤苞字子九”白方印、“笃素居士”朱方印、“家在昆湖之南”大朱方印三枚。载该书首。

本文前面已提及的毛晋《送法润禅师载〈华严海印仪〉还南诏》一诗，仅简单提及法润禅师“载《华严海印仪》还南诏”一事，未详所载《华严海印仪》是旧藏底本，抑包括汲古阁新印本。据我推测，法润禅师所载，既应包括叶榆崇圣寺旧藏该书，也应包括汲古阁新刊本。这从清康熙三十一年由云贵总督沈阳范承勋所主持撰修的《鸡足山志》卷四《寺院·悉檀寺》条得到印证。该条云：“辛巳（笔者按：崇祯十四）年，僧道源往朝普陀，又请嘉兴府藏经一部，归贮奉大殿中。丁卯（笔者按：康熙二十六）年，丽江土知府木尧重建门阁。”

^①钱谦益《初学集》卷二十八亦载此文。

二、代木增刻印自著及先人撰述

木增字长卿,号华岳,又号生白,明初木得之裔孙,木青之子。九岁即袭父土知府之职。所撰有《云蒔淡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存目著录此书,提要云:“明木增,云南丽江土司,世袭土知府。以助饷征蛮功,晋秩左布政使。年甫三十即谢职。天启五年特给诰命以旌其忠。增好读书,多与文士往还。是书盖其随笔摘钞之本,大抵直录诸书原文,无所阐发,又多参以释典道藏之语,未免糅杂失伦。特以其出自蛮陬,故当时颇传之云。”^①近年影印出版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45册收入该书,所据为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木懿、木宿、木乔、木启刻本,为八卷。前有杨汝成、闪仲俨、杨方盛、傅宗龙等人序及木增《小引》,后有王御乾《后跋》。是书卷六收入木增所撰另一著作《释庄义》一书,与全书体例显然不一致。《云蒔淡墨》系读书笔记,而《释庄义》系辑佚性著作,依元陶宗仪所辑《庄子》三十余篇,木增皆补辑之。其前有常熟赵士春之《叙释庄义》,显系由毛晋代木增请赵氏所撰,《叙》云:“此生白木翁之有得于《庄》,若为其写照而为之释也。生白公……不贵金紫之荣,乃慕九霄之冲举,得三德之解脱,游泳性灵,栖神至道。……予非识木翁也,见其著因识其人,识其人益佩服其释庄之义,并与天台陶公而俱识之,真堪并垂不朽焉。因同邑子晋兄素神交木翁,已为叙之矣,乃介其使臣复请予叙,遂弁之简端。”^②

又有毛晋所撰《释庄义序》略云:“先是,公以唐一行禅师《华严忏》属予流通,俾东南缙素普被法施,得未曾有。予幸而得僭笔焉。至是,公复以所著《芝山》、《淡墨》诸集,并得读公大父雪山先生之遗文,且俾予得泚笔于公所著《释庄义》之弁。予惟公家著作,后先济美,语贵天下,有用修、光远导其流于前,有董宗伯、周殿阁、陈征君诸名公扬其徽于后。尚安所容予之一沈哉?……时崇祯十有六年岁在昭阳协洽相月(七月)哉生明(初三),琴川笃素居士毛晋书于隐湖草堂。”^③

从毛晋序可知,自崇祯十四年汲古阁刻竣《华严忏仪》之后,到十六年,木增又派使臣送来自著《芝山云蒔集》、《云蒔淡墨》、《释庄义》等著述,还有其六世祖木公(字恕卿,号雪山)之《雪山诗选》三卷,经明代著名诗人杨慎选辑并撰序跋。汲古阁代木增刊刻自著及先人撰述,已难见到其他文献记载,更难觅见和辨别实物。予意当时属代刻,书中均未镌“汲古阁”字样。非读见毛晋此序,焉知汲古阁尚另有代刻一事乎?潘景郑先生《汲古阁书跋》亦漏收此序。

前引毛晋序文中还提及木增所著《芝山》一书,其全名为《芝山云蒔集》二卷,系木增所撰之诗集。今国家图书馆仅存此书抄本两种,疑即据汲古阁代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132,中华书局,1965年,上册,第1126页。

②赵士春:《叙释庄义》,《云蒔淡墨》卷六。

③毛晋:《释庄义序》,《云蒔淡墨》卷六。

刻本所抄。其一种前有崇祯元年董其昌序、天启三年周延儒序及张邦纪、傅宗龙序。书前署“木增生白父著；华亭董其昌玄宰父改阅；毗陵周延儒挹齐父、燕山张邦纪瑞石父参订；昆明傅宗龙括苍父校正；男懿、苍、乔、宿同刊”。不知何故，未列木增第四子木启。崇祯十二年徐弘祖来访时，曾为第四子木启评改作文，迨至十六年木启已先卒乎。此抄本显系据刻本所抄。另一种前无序，而有苏州冯时可撰《木氏六公传》和蔡毅中撰《木生白忠孝记》。董序云，木增“承雪山之绪，而益恢弘之，以忠勤报国”。其诗“清新俊远，淡宕精深”，“触景生情，才高雕雅”。^①今读其诗集，深感木增之诗清新活泼，又赋哲理，余韵隽永。如《煮茶》诗云：“陆羽、卢仝独爱茶，龙团雀舌自灵芽。数瓯顿觉枯肠漱，濯尽尘缘伦太霞。”^②《拟寒山诗》之二云：“无端名与利，陷尽世间人。只管进前步，谁思退后身。镇日狗虚假，无时契本真。从来豪杰士，都为一聚尘。”其三云：“道与货孰重，名与身孰亲。悟得此中意，方为出世人。金玉堆山岳，罪衍随识神。我此苦心言，君听勿发嗔。”^③又《牛背斜阳》诗云：“彩霞谷口色苍苍，偃仰骑牛带斜阳。斗笠蓑衣情坦荡，短箫横笛韵悠扬。小篮有物填芝菌，新犊无知践稻粱。昏夜归来恒醉饱，惟斯真乐在山庄。”^④又《采药南山》云：“采药南山曲，烟云染我衣。呼童收拾尽，带得紫芝归。”^⑤又《题鸡山悉檀》诗之一云：“千年胜气结灵湫，梵宇今开景最幽。笑语只应天上听，江山俱自望中收。松涛带雨龙吟水，地籁生风虎啸丘。少室五台良不异，烟霞常见宝珠浮。”^⑥又《罗汉壁》诗云：“步历千盘到上头，烟霞云气袭衣裘。泉通仄径清如洗，松满悬崖翠欲流。何代苾芾当此息，斯时罗汉尚名留。”^⑦

又著《山中逸趣》，崇祯年间刻本，首页署“滇西水月痴人木增长卿甫吟，晋宁此置子唐泰布史订，云间青莲居士章台鼎吉甫评”，前有唐泰及章台鼎序，后有徐弘祖、鹤郡梁之翰跋。唐泰（1593-1673），字大来，号担当，法名普荷，云南晋宁人。天启五年入京会试不第，南游吴楚，拜见董其昌、陈继儒诸大家。崇祯十一年徐弘祖入滇，与唐泰结为莫逆。

《芝山云蒔集》首页木增自记云：“不才不揣谫陋，局于见，每于山居无事，触景写怀，偶成《云蒔集》、《山中逸趣》、《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君录》以及《云蒔淡墨》诸集，业经请政于名公巨卿，有序有跋。”除前列各种外，尚有《竹林野韵》、《啸月函空》、《翠君录》等，亦皆“请政于名公巨卿，有序有跋”。但今已不知至何处去觅见。

作者退休前工作单位：商务部《国际商报》社

①抄本《芝山云蒔集》载董其昌序。

②同上书卷一。

③④⑤⑥同上书卷二。

⑦[康熙]《鸡足山志》卷十《诗》。